

腕

她是我的高中同學。上課鐘聲響了，我打完籃球，把褪去的汗濕的球衣揉成一團放進紅白塑膠袋，她看到了立刻把球衣拿出來，罵一句：「你們男生都這樣耶！」接著笑嘻嘻地把球衣的皺摺一痕一痕地抹平，開始摺球衣。左袖子摺過去，右袖子再摺過去，我記得她那個婉轉的手勢，像一道精深的摺紙藝術。

但不經意瞥到她的手腕上有一條手鍊，夜市常賣的那種帶亮片的細碎多色珠子手鍊。那手鍊在晃蕩之際有一道傷口在手腕上若隱若現。直到有一天我們放學一起搭公車，她的手肘支撐在車窗口上，她的眼神映著窗外匆匆而逝的風景，那一條手鍊帶著那些繽紛細碎的珠子滑下，露出了她一整個手腕。

她的手腕上有一道鑿得很深的縫線疤痕，而縫線上突著一小塊一小塊蟹足腫交錯在一起，像海溝上突然爆出的幾塊火成岩似的。

一直不敢問那疤痕的來歷。我們日復一日一同搭公車，一同咒罵那些誤點的公車或錯過的班次。幸運我們的家離學校是同一個方向，幸運我們是鄰居。我們的交情足以交換那低伏暗湧的心事了嗎？身體的隱私不能輕易探詢。但出於傻膽和自私的好奇心，我還是忍不住開口問了那手碗。

我始終記得當時她尷尬的表情。

那種尷尬，一種幡然變色，像是在更衣室換衣服被別人硬生生闖入的驚嚇。「你那個傷口怎麼來的？」、「那個傷口還好吧？」忘了我的問句怎麼問的，只知道那些像鉤子一般的問號——「？」是有殺傷力的，心底想壓抑的什麼被勾勒上來，她為難地看著我，彷彿我是那個闖入更衣室的變態。

那時剛考完三角幾何，以為能在緊繃考試結束的鬆懈之中把問句輕輕掠過。沒想到她的傷口是那種更難解的幾何，先是為難，後來猶豫地吞吐。

看過媽媽炒菜時如何流利地閃躲噴濺的油汁嗎？你知道躲過那些油汁要經過多少訓練？還有那鍋鏟的重量，雖然現代科技號稱已經能掌握所有女性都能堪握的重量，但那日復一日的廚房勞動，仍會對手腕造成損傷。油煙導致肺癌的風險，更不能以鍋盤為盾牌一一擋下那些燒燙油汁的威脅。

「就燙到的——」她是這樣回我的。我知道不該再問下去。

她在家政課曾經表演精湛華麗的蛋炒飯用鍋，大火燒騰，在如海盜船晃蕩的鍋子上，一粒粒米粒輕輕彈躍起來，又以弧線狀回歸到鍋子中。我們這些看她炒菜的同學像是剛搭乘過海盜船被嚇得魂不守舍。

她說她家裡開海產店，人手不足時自己也要下廚。接著抱怨她的爸爸對她的成績要求超高，傳統常見手法，沒滿 80 分就少一分打一下。她苦笑著說，好幾次都想向家暴專線和人本基金會報案。

爸爸打的是手心嗎？手腕的傷口會是家暴嗎？總覺得那疤痕的圖案比較像是用刀劃過的。內心小劇場不禁浮現一個專業刑事鑑定人員以白手套摸索那些傷口。

直到有一天我們換了場合，不再是數學考試氣氛褪去的教室，而是咖啡廳。

放著她最愛的韓國男團 Super Junior 的歌曲，我說那種旋律根本就是洗頭店的氛圍，你看他們的聲音就是一堆洗頭泡沫！她翻了白眼說：哪有！他們的歌到哪都可以聽！我在我爸車上就把他的江蕙換成了 Super Junior！我爸一邊兜風一邊唱！

（看起來，她和她的爸爸感情其實不錯，所以那傷口……）

我注意到她的手鍊有時會換款式，大多時候她的手鍊主體就是一條細繩子。但那天是青藍色皮製的，龐克風，有硬度。那質地讓我擔心會不會磨了她的傷口。但她聊歌曲時仍自在地揮舞著手臂，好像把那些洗頭泡沫的聲音一一把握住似的。

真的沒想到她會在喝完咖啡時，向我坦白那個傷口的來歷。我的湯匙還挖著那沉澱在杯底的一點咖啡粉，她語調輕鬆的說，你應該看得出來這是割碗吧。我點點頭，想跟上她輕鬆的腳步，於是胡扯割腕很常見、電視都在演之類的。

當時她留了一頭長髮，曾經染過的金黃色又一一長回黑髮了，顯得有些半黃不黑。讓我想起看過一部日本電視劇，女配角留著相同髮色，她的生日被所有人遺忘，那天她在浴缸裡割腕，血充滿了整座浴缸。但這畢竟是商業視覺派帶來的驚悚效果，我們知道那是假的。但在我眼前的朋友，她的手腕是真的，她竟能語調輕鬆的說——就男友的名字，我把他的名字割在手上。

接著她竟然就把手鍊解下來，讓我看那傷口。

你猜得出來他名字嗎？

我不知道，總不會是「丁一二」這種筆畫很少的名字吧。但我從那疤痕看出一個姓氏了，是林。我笑著說，好險不是蕭或譚。百家姓裡面筆畫多的你都要避掉，你不要輕易為了一個人割碗好不好？

我沒有這樣說，我的心裡在顫抖。

沒有，就愛上了，你很難控制自己愛上什麼姓氏的人吧。張學友有一首歌，歌名是「妳的名字我的姓氏」她說那首歌名好父權，就是把男方的姓氏套在女生的名字上頭。冠夫姓。被迫到戶政事務所改名字似的。

但她好喜歡那首歌。我打開手機搜尋那首歌，那是我第一次聽那首歌。接上耳機，一人一隻耳朵靠著聽。心裡有點難過，不知道是歌的原因，還是她的傷口。那一個姓陳的，他知道他的名字曾被一筆一畫刻劃在愛人的腕上嗎？

播了一次後，把音量放小，再播一次，設定成循環播放了。她說她小學時曾經和女生同學絕交，當時她下課後跪在那位同學的面前，求對方跟她繼續當朋友。對方頭也不回地走了，那一整個下課十分鐘都是她的哭聲。小學三年級，長裙子長長捲在地上，像是要保護她膝上的瘀青和塵灰。

還有你沒看到的——她一副得意的，把手背靠近手肘的地方給我看，一兩顆像痣的白色斑點。她說這是用菸蒂燙出來的，男友的菸。張學友的歌仍繼續放著，我驚訝自己居然浮現了一點嫌棄的感覺。我恨不得那歌聲可以蓋住她的訴說。我太幸福，以至於難以理解這樣的不幸。人為何這麼要那麼痛苦呢？

不愛你的就不會愛你，留下他的名字有什麼用？是原始人在山洞石壁上留下

獵了幾頭長毛象，以劃記當作今日的豐收嗎？走過就走過了，不留痕跡也是一種留白的藝術啊！

我心裡的困惑也許全部寫在臉上，她讀出來了。以至於她話說到一半：那傷口就像刺青一樣，但一樣，又不一樣。也許是藝術不藝術的差別吧。我沒什麼好談的，稱不上藝術。

經過那一次咖啡廳坦白，也許正是我的表情任何一絲訝異和疑惑傷害了她。放學時她不再像從前那樣站在公車站牌向我熱情地招手。你能感覺那種兩人的關係瞬間滑落，帶著一颯刺骨的冰涼。

拆了潘朵拉的盒子，滿手沾著那些破碎的紙片和緞帶。我的秘密你想知道就給你知道吧，但那種隱私的底線就是我們之間交情的底線了。

對不起，我只是對自殺這件事一時反應不過來。往常只能在報紙上有關自殺新聞的尾端看到防止自殺專線，永遠都是同一套電話，彷彿世間所有自殺都能濃縮成數字，求助電話和統計比例。而你，你是活生生的人，不是那些數字。

我活得太好，我只是一個沒有割過手的人。我的手很漂亮，小學的生物課老師，要我們學習測量自己的脈搏。我握著我的脈搏，像一條淡紫色的小溪流曲線。檢查一分鐘跳動幾下，和心臟的跳動頻率落差多少，寫在作業簿上，老師要我們在走廊上來回跑三趟，再計算一次脈搏和心臟的頻率數字。

我還記得那時在走廊上奔跑得氣喘吁吁，心臟全然壓在胸膛上的感覺，我還活著，還活著。每次在電視上看到古裝劇大夫隔著簾子替婦人把脈，我都驕傲心想：「我也會！」但她在那一堂生物課會怎樣呢？兩根指頭輕輕壓在腕上的傷口。「妳的名字我的姓氏」張學友唱的，只是這個姓氏不是在戶口名簿和稱呼裡冠上或歌聲裡柔情似水地唱著，而是在肉體，一刀一劃，那傷口訴說什麼？

不知道誰先疏遠誰，這個秘密一鬆口，就成為我們之間新的距離。我是知道她傷口的人，因此我和這個傷口發生關係——而那正是她亟欲用不同款式的手鍊想掩蓋的。可惜我們同在同一個班級，在同一個屋簷下被同一張考卷難倒。現在共同難倒我們的是那一道傷口，她如何掩蓋我？

很快地教室座位大風吹換了位置，我和她東北方和西南方遙遙相對。

換了打掃工作，我們被分配到同一組黑板清潔。我擦黑板，而清潔板擦的工作給她。板擦放進手動板擦機，轉一轉手把，就能把板擦清潔乾淨。我還記得她的手腕轉動板擦的俐落，點點碎碎粉筆灰飄散開來，板擦本身被清潔乾淨了，而那些粉筆灰——曾經被抹去的正確字和錯字都化為灰燼似的飄散開來。

抬頭抄寫老師在墨綠色黑板上密密麻麻的書寫，神聖羅馬帝國興衰、 n 次聯立方程式，調配硫酸濃度的方法——這些文字都在捲動著同學的書寫與記憶。可是下課鐘一響，我就要用那最殘忍的板擦將這一切抹除殆盡。

可是她在手腕上銘刻的書寫是抹除不掉了。那是專屬於她的筆記。她有她塵封和留存記憶的方法。我觸碰了，總有一些連帶責任在我身上。我觸碰了，這個觸碰對她可能就意味著抹擦——我是那個想要拿板擦強行從她身上抹去痕跡的人嗎？

我擦著黑板，她低聲抱歉，借過，走到另一邊拿板擦。黑板就像一道巨大的海洋隔開我們之間。我是一個沒割過手的人，而她則是一個割過手的另一種人。她是這樣想的嗎？

我彷彿能知道她的哀傷，當報紙都在每個自殺新聞底下做同樣的處理時，她希望親愛的朋友能更為不同地看待她的過去，原本專屬她的創傷和癒合，那個過程多了一個我加入。她在咖啡廳說：你是我第一個說這件事的人耶。那種第一次該負多大的責任。本來寫一封小字條想道歉，但寫到一半就把它揉爛了，為當時不能理解別人的傷痛而悔恨，千言萬語，我以這隻漂亮的手寫出來的漂亮文字，都不敵她腕上刻畫的文字所訴說萬分之一。

直到她的生日。我在唱片行停下，戴上耳機聽著 Super Junior 上市沒多久的新專輯，一樣是洗頭泡沫式的歡快跳躍的聲音，輕輕搖晃身體，想起她五音不全地跟著 Super Junior 唱。不管死忠粉絲的她早就該有這張專輯，我還是買下它。

一樣是打掃時間，她低聲說借過，去另一邊拿板擦。板擦機壞了，她是拿著兩個板擦互相拍打，像鼓掌一樣的姿勢，對著陽台把粉筆灰拍撒出去。我趁這時候去拿包裝好的專輯和生日卡片。

拿給她，她說：「好啦！我就知道你會送我這個。」

那個笑，我知道她理解了一切。下午五點的橙黃夕陽落在陽台彼端，她像鼓掌一樣拍打著兩個板擦，那些飄飛的粉塵像是慶祝，一次把兩個板擦清乾淨，多乾淨的我們兩個人。

但沒有人是真正乾淨的，每個人都是以一種髒取代另一種髒。放學後的生日會上，朋友們把提拉米蘇蛋糕奶油抹在她的嘴角，相機燈捕捉之下，好髒，但好美。

給她的生日卡片上寫著：「你要好好的，下次跟我一起比腕力！」她翻了白眼說：好啊！誰怕誰！